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外書卷

一至六

詳校官典籍

臣

潘奕雋

編修

臣

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

臣

胡士震

謄錄監生

臣

林桂森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二程外書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二程外書十二卷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於是取

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為外書
凡採朱光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
時紫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
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塵
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條均採附焉
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
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之雜或
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

取者是也中間傳聞異辭頗不免於叢錯如
程氏學拾遺卷內以望道未見為望治道太
平一條黃震日抄謂恐於本文有增又時氏
本拾遺卷內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
說為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記
錄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
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別存之而不能盡
廢如呂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讀一卷經

要一卷經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捐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錄嘗謂其記錄未精語意不圓而終以其言足以警切學者故並收入傳聞雜記中無所刊削其編錄之意亦大畧可見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目錄

卷一

朱公掞錄拾遺

朱光庭字公掞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為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

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卷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

本別為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今已刪去

卷三

陳氏本拾遺

楊延平陳淵字幾叟
文靖公門人

卷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

秋解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八闕諸篇

卷五

馮氏本拾遺

汝州馮理字聖先學於伊川先生自號東臯子其子忠恕字貫道學

於尹氏編此雜有八闕等篇

卷六

羅氏本拾遺

延平羅從彥字仲素楊文靖公門人

卷七

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

不見於諸篇者附於此

卷八

游氏本拾遺

游定夫察院家本

卷九

春秋錄拾遺

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為此篇

卷十

大全集拾遺

建陽印本

卷十一

時氏本拾遺

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卷十二

傳聞雜記

王氏塵史
發明義理

呂氏家塾記
酬酢事變

范公日記
上蔡語錄

朱公手帖
龜山語錄

邵氏見聞錄
庭聞葉錄

侯子雅言
震澤語錄

涪陵記善
晁景迂集

和靖語錄
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汪端明記

孔文仲疏

雜志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一

宋 朱子 編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為學

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

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正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

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

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

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

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則
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

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已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為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
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
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
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
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

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
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
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
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
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
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

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興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諛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生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

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

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頃字

薄賣反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為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

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如

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之一日

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何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芣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思

鵲鴝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為管蔡鵲鴝是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嘒嘒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

采薇彼爾戍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副
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帥也君子所依小人
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咸其腓腓
脚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
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中求
九戩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
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永思念不得復告於君畎畝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薈兮蔚兮草木藪茂貌山有
薈蔚之草木便朝躋而采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便
斯飢而思之薈蔚言其材斯飢言其德

白華自是漚之為菅白茅自是為束各自為用如后妾
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雲結為雨露所以均
被菅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難故
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
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

感動於君此有驚得所之不若也鴛鴦戢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卑如舍申適褒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中是物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

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
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
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

一本無
不字

碩人碩碩人教教疑碩碩教教兩句先言莊公衣裝
衣非婦人服說於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姜翟
弗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說使驕
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怒不妬爭意施眾

濺濺鱸鮪發發言眾非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興莊
姜不見答徒有葭莢揭揭似庶姜孽孽驕且上僭故
庶士有揭言國人閔而憂之也眾小器也鱸鮪大魚
也葭莢冗雜貌眾中又隱無子意

自牧歸美卑以自牧之意美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且
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美之
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為方伯

連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又切指
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率詩
意貴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為君若不在此
我胡為在此斥黎君也乃是脅君以歸又迫切時幾
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兮言葛節短也延蔓相屬

叔伯何故却不相救恤何字之

一作文

意黎在衛之西

狄在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同故

也

中谷有雅雅莸葦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修字
非修長之修疑同周禮修脯之修過於乾底意曠暴
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其性
之濕都無言其恩意已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
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純類自是衣服禮數
制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興惠公
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
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長也
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兔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
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冒
兔今却雉離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尚

得其配匹已反不如我之懷思自惟此阻隔次章女
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
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
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為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
國間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義興師動
衆言汝但不忤不求何所用而不臧忤報怨也求貪
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
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義理

狡童褰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為狡童
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
者後面比君為禽又況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
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為聖明
何況比君為禽又況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
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
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

進不以禮

標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忽
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
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
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
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即是丈夫若婦

金匱要略卷一
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
是裝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予與
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揚言婚姻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揚最得
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
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

南

羔裘豹祛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卹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所共取即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為

欽定四庫全書

二 卷一 外書

東門之墠除地曰墠茹蘆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
墠以色則姦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
則邇其人甚遠大抵丰東門之揚盡是已許昏後以
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
故使人至淫奔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
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即子不我即故
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較所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

屨亦以履霜摻摻貴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母不
漱裳褷之褷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左辟
右插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
象掃貴者之服此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
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
無以六為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篡國殺君不
以為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

然後安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魯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錄其頌不錄其風此則為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如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二程外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二

宋 朱子 編

朱公掞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

伯淳

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

正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正叔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為毋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也

淳伯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正叔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

恕言其用人道也

正叔

其言之不忤所為言之不愧

淳伯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

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伯淳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

正叔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

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伯淳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已

伯淳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伯淳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伯淳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

章

伯淳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

隘陋

伯淳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正叔

九思各專其一

伯淳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

伯淳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

伯淳

里仁為美里人之所止

伯淳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

在已

伯淳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

伯淳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

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

正叔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

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

伯淳

先難克已也

伯淳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之事舉仁

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

伯淳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伯淳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顏子當之

正叔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

以君子未嘗校也

伯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

正叔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

伯淳

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

伯淳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在己也

伯淳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

伯淳

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

正叔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伯淳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宮
黜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
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

之勇同

伯淳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
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
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

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

者心之所之也

伯淳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

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

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

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

伯淳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所

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

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

也

伯淳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伯淳

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

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伯淳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

伯淳

盡於背厚也

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

已子厚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

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正叔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為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

民如赤子為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

人之地

伯淳

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

伯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

正叔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

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正叔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

直誠合内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

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

伯淳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著而後畫卦

伯淳

祇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

伯淳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伯淳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

伯淳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

正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正叔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正叔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

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

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

伯淳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

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

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

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二程外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三

宋 朱子 編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

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
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
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
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

一作凡言克者必
未能有諸己也

誠之在己然後為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
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
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

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
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
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主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

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淳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

而不窮

一作勞

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

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
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
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
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
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
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
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
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
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

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吾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
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
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
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
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
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
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
也不為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
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
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
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

一有則字

不樂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者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故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

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

堯曰
篇

語之而敬故不情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為先死非回之所當為所當為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為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

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
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
召亦然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
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
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為媚奧何為媚竈與尊者所
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
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
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
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
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
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
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

此一段
莆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

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二程外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四

宋 朱子 編

程氏學拾遺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
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
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

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者舊也言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為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邇邇之人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二程外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五

宋 朱子 編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

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

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天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為之是無勇也

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之長生久視儒者之入於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

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

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
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
又大段著力不得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二
卷五

二程外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六

宋 朱子 編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
以逐句看

赤鳥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
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

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
便亨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
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
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
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

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

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伊川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
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
不為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

推此亦可以知為仁之本

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

政

伊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

文自至矣

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

伊川

禮之用和為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
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
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

樂不能明道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
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

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

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材一藝則器也

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為

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

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

信之

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

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伊川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
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
利祿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
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饒
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

干祿也

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
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
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

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有
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

伊川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
則辱之甚無此

伊川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

文之以禮

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

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

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

伊川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

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辨威儀云云

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弘

故止曰人以為諂也

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

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

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

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

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
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
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
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

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

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

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

故非子貢所及

川伊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

為是歎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

川伊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稅之事不知也山

節藻稅諸侯之事也

川伊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

難免

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

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

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

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

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伊川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

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
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道

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所謂約之以禮
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
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

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己以

安百姓亦猶是也

伊川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

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

之言其公也

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

伊川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

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

於亂

明道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明道

亂治也師摯始治闕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

也

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

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伊川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

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
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
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
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

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

乎爾同

伊川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

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

也

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
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
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

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

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

明道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

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
路不違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
而起庶子路知之也

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
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
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
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

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為質樸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樸也

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

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

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

伊川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

無實也

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明道

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

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

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

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
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已之謂信
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
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
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明道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

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

川伊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

川伊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

因問而告之

川伊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

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

川伊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

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

道明

凡有物有形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為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苟有用我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為陛下

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朞月三年之事

伊川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

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

當與聞之也

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

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

狷也

伊川

切切如體之相磨惓惓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

惓惓怡怡如也

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

五年大國七年云

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

可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難

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

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

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

可不遜也

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

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

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

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
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
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
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伊川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
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
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

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旣旣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

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

不能行者

伊川

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

為仁也

伊川

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

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

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

伊川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

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伊川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

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為人所
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明道

佛胥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

足與有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
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

知學乃愚

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
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

伊川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明道

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

已者則仁在其中矣

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

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

推廣之

伊川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閒一也

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

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

難與並為仁矣

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

有諸已然後知言之則能格物而窮理

伊川

今之城郭不為保民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

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為阿好而言

謂其論可信也

川伊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

有泚推之可見

川伊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

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

川伊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

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伊川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

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

謂命

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

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川伊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川伊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

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此段伊川語得

之馬
時便目

經德不同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

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

不正矣

明道

二程外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外書卷

七至
十二

詳校官典籍

臣

潘奕雋

編修

臣

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

臣

胡士震

謄錄監生

臣

林桂森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七

胡氏本拾遺

宋 朱子 編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

蕃不其怨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怨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
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為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

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
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
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
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尹子親注云
此一段可疑

世事與我了不相關

明道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
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為顏子所為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

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以為善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

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
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
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
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
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
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
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
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
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
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
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
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

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為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爾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字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

之深也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與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

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

一作以舞蹈

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兼四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

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
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
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
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
立廟自伊川始乎

尹子親注云
此一段差誤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
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

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

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

之見也一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

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

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慶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

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

也

時范公在溫
公通鑑局中

二程外書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八

宋 朱子 編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
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初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
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
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憊地不
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

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言合乎天理也人欲則
偽矣

古人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
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
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辯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

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義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

伊川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蟻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舊先兄嘗見一蝸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

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伊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
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
餓於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
粟至於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已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二程外書卷八